

磨难的尽头是开悟

□ 蒋凤姣

在西窗的绿萝下，我翻开了最近火出圈的《我的阿勒泰》。起先是好奇，散文体裁的作品是如何能拍成电视剧的，翻开后，就无法停下。

本书是作家李娟的散文集，以自己在阿勒泰的生活经历为线索，按时间顺序记叙了18到20岁的生活故事。

虽是散文，但故事味道很浓。作者用轻松幽默，类似于段子手的口吻讲述着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把本枯燥乏味的琐事讲得生动有趣。那些似乎很遥远的艰难故事，不仅能给读者带来深刻的共鸣，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高科技时代，还能给迷茫的人们带来一些治愈的能量。

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。一个笨拙的内向女孩，饱受欺压不得以辍学，却被自己热爱的梦想所引领，一步步走向成功的彼岸。那坚定而稳健的步伐，充满了能量，让人不由自主地喜欢。

弘一法师说：“一切磨难皆为成长，苦到尽头便是悟。”在影视剧里，辍学的文秀去听大作家讲座，请教想当作家却不知写什么该怎么办。那位作家的回答简洁又充满哲理：“去生活，去爱，去受伤。”

一个人缺少经历，没有受过伤，没有对人生的感悟，自然不知道写什么。而一旦经历了生活的折磨和锻打，其中的苦难、欢

乐和悲伤、启迪和思考，就都是写作的素材。从自己的生活写起，写自己的故事，就是写作的开始。

作者李娟来自于两代单亲家庭，外公是一个嗜赌成性的败家子和暴力男，对家庭成员缺乏最基本的关心。可想而知，在这种家庭生活的环境下，母亲打小就坚强且独立。这样的性格也影响着李娟的成长，小时内向懦弱，一旦开悟，也是坚强无比，自带能量。

父亲的故事很少，是因为早逝而缺席，一家三个女人互相依靠，艰难度日。在经受校园霸凌和老师的侮辱之后，李娟选择了辍学。多年以后，有人劝李娟原

谅那位老师。

李娟却说：我没有资格去原谅她。这样的暴力和恶意，恐怕只有上帝和佛祖才可以原谅，而我只是一个凡人。

面对恶人的恶，李娟选择了决不原谅。

李娟的老家在四川，但她对阿勒泰充满感情，那里生活虽然艰难，但人与人之间却是友好且信任的。在《木耳》这篇文章里，她用细腻的笔触讲述了木耳的发现和消失，相比较哈萨克族的朴实和单纯，精明的汉人显得现实和可怕。

有人说，作家都拥有两个人生，一个是自己的，一个是别人的。作家一边过着自己的人生，

一边抽空打量着别人的人生。他们把别人的人生故事经过思考后写进了自己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就变得丰富而多元、形象又具体，引人深思，给人启迪。

阅读《我的阿勒泰》，不仅可以领略到大自然的美丽和力量，还可以感受到作者对这片土地的热情和真挚。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旅行随笔，更是一次心灵之旅，让人重新审视自然、人文和生命的意义。



“糟糕透了”和“好极了”

□ 张燕青

每次和老公一起回娘家吃饭，总能感受到家里浓浓的温馨氛围。妈妈在厨房里忙碌着，爸爸在沙发上捣鼓着什么，桌上已经摆满了菜。

我感觉又像是回到了儿时，喳喳地跟爸妈说说这、聊聊那，挑着开心的、好玩的，唠个不停。本意是想哄爸妈开开心心的，但妈妈却总会“不合时宜”地抓住我话里的“瑕疵”，嫌弃地提醒我：“一点也不稳重！”哎，小时候如此，现在我都成年了，她居然仍把我看成孩子，仍然在不停地督促我要变成她心中那个“完美孩子”。好在每次老爸都及时“救场”：“女儿就在咱们这里才会撒娇嘛！”多少年来，我跟父母之间的这种相处模式，从来没变过。

在我的成长路上，妈妈和爸爸一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妈妈总是一副“黑脸”，在她的眼里，我做啥啥不好，说啥啥不行，“糟糕透了”！而爸爸相反，我做啥都是很好，都是“好极了”！他总是无条件、无底线地宠溺我。

有一次我考试考了99分，排名第一，回家告诉了爸妈。妈妈马上追问我：“这一分是怎么丢掉的啊？你怎么总是这么粗心啊！”

爸爸赶紧说：“我们家青青考第一名，已经很不错啦！非常不错啦！”

还有一次，我正在洗衣服。我妈妈看着我使着牛劲用力搓洗，就开始数落我了：“怎么那么用力啊！看看你，这么大的人了，连衣服都不会洗！”我一脸委屈，瞧了瞧旁边的爸爸。爸爸赶紧说：“我们家青青将来不用洗衣服的，说不定那时候有机器帮着洗了呢！”爸爸真是神了！要知道那时还不知道将来会有洗衣机呢，居然被他说了中。

爸爸不仅口头上表扬我，在行动上也鼎力支持我。我读师范时爱上了绘画，而且还是最烧钱的“油画”。那时家里经济条件还没好起来，油画材料又很贵，但爸爸总是想方设法地满足我，好几次背着我去邻居家借钱，这些都是后来妈妈告诉我的。我需要用画框时，爸爸就带我到村上的木匠家里去“定做”木框，然后再将买来的油画布扎扎实实地绑到木框上，就做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油画框。

那会儿，我特别想去上海美术馆看画展。我知道如果跟妈妈说，迎来的肯定是一顿臭骂，于是悄悄跟爸爸说了。爸爸果然

支持我，给了我路费和门票钱，还帮我向妈妈隐瞒了那两天的去向。那次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独自出远门，虽然爸爸也牵挂我的安全，但是从未流露半分。后来几次我去苏州、安徽等地写生，也都是得到了爸爸的支持，才能安心在外旅居一两周，专注写生。现在想来，我那并不富有的爸爸给予我的就是他倾其所有的爱了，在爱的教育上他真的算是世上最好的爸爸了。

这样的例子有好多好多。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妈妈不断地对我说“糟糕透了”，让我在再大的成绩面前也不敢沾沾自喜，不敢骄傲自满；而爸爸却不断地对我说“好极了”，让我在未来的人生路上不管遇到怎样的挫折和失败，都从来气馁、不灰心，永远能在逆境中看到希望，永远相信爱的力量。

在爸爸妈妈的“黑脸”“红脸”的交替作用下，一切刚刚好。弹指之间，曾经壮年的父母已迈入古稀之年，曾经青春的儿女也已知天命。又仿佛啥也没变，母亲依旧苛刻地要求我“完美”，父亲依旧无原则地宠爱我，我呢，依然还是那个让母亲担忧、让父亲宠溺的“小女儿”。毫无疑问，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儿。下辈子，我还做我爸妈的女儿！

发烫的糖果

□ 王戴明

我上小学的时候，班里有一个女生，因为患有小儿麻痹症，走路的时候右腿膝盖弯曲，两条腿走起来一高一低。再加上她不爱说话，有一只眼睛是斜视，经常受到班级一些同学的嘲笑。

有些调皮的男孩子经常捉弄她，要么拿了她的眼镜，要么模仿她走路的姿势，甚至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“企鹅”。

当时我也不怎么喜欢她。作为学习委员，收作业时常常只有她一个人没交。我也很少正眼瞧她，觉得她笨笨的，成绩也一般般。实际上虽然她写的字不好看，但是作文写得很生动；虽然不爱说话，但她善于倾听；她脾气也好，同学们说她什么，她都不会生气……

她上学时总是奶奶接送，不曾见过她的父母。放学的时候，奶奶常常来不及摘下电瓶车头盔，穿一件塑料防风衣就到教室门口去接她。

奶奶一边嘴上嫌弃她收拾书包慢，一边利索地替她收拾桌上的文具。每次我看见她的奶奶，总觉得这是一个不太好说话、脾气有点大的人。

班主任组织了一个专门帮助她的小组。在她中午吃完饭回教室的路上搀扶她，防止她出意外。我也被分派到这个任务中，和另一个同学在星期二

做她的“专属搀扶员”。

我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不是很高兴，这意味着我将牺牲部分学习或休息的时间，吃完饭就要去她吃饭的桌子那边等她。而她每次都是等到班级里的人都走光以后还在慢悠悠地吃。

我常常没了耐心，就不停地催“吃快点儿”，她却还是慢悠悠地吃饭。那时我总觉得她是故意的，却忽略了她那双不灵活的手。

有天放学，她奶奶突然拉住了我们，往每人手里塞了几颗糖，嘴里不停地谢着我们，帮她孙女。

我突然不好意思起来，那些糖果好像发烫了般，在手心里如此灼人。

莫言说，当众人都哭时，应该允许有人不哭。哭和笑本来是一种内心情感的流露，而不是一种表演。当大家都在哭泣时，有人不哭，就会被人视为太冷漠。

人可能会排斥与自己不同的人，就像身体健全的人排斥残疾人，正常人排斥疯子，智商高的排斥智商低的，意见相同的排斥意见不同的，甚至右撇子排斥左撇子……

那发烫的糖果提醒着我：理解、尊重、包容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，更要对弱势者伸出援助之手。